**向新而生**

施 芳 周舒艺

　　清晨，太阳慢慢地从东边爬上天空。

　　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洋溢着朝气。上班的人群，从车水马龙的北京西直门外大街，汇入崭新的金科新区——曾经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动批”，如今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

　　而在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省永清县，不到5点，张新环就醒了，一骨碌从床上坐了起来。自打20年前在“动批”开始卖服装，她就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从所住的小区走到“云裳小镇”，不过十来分钟。一路上，张新环和熟识的商户说说笑笑，精心打理的“大波浪”在肩头上下起伏。

　　走进位于云裳国际服装城一楼的自家店铺，理货、上架新品、查看订单……张新环一刻不得闲。墙上、货架上，一件件新中式女装，十分打眼。

　　7点刚过，一名外地的老客户走进店里。

　　“这件藕荷色小衫，什么价？”

　　“不包边69元，包边79元！”

　　“那给我1到4号，各来一件。”

　　张新环麻利地挑好衣服，装进一个红色购物袋里。

　　袋子上，印着“淘金屋北京动物园东鼎2楼甲78号”等字样。“淘金屋”是张新环在“动批”时注册的商标。这些袋子是原先在“动批”做买卖时准备的，定制了20多万个，一直用到现在。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张新环离开“动批”快10年了。

　　今年元旦，她带着孩子到北京动物园游玩，情不自禁走到昔日的“动批”一带。看着整洁的马路、气派的楼宇，她自言自语：“‘动批’大变样了！”

　　2014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提出“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10年间，这一重大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10年间，一幅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的新时代画卷，徐徐展开。

　　“动批”疏解，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标志性项目，成为这幅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0年前的那个春天**

　　上世纪80年代，“动批”应运而生。到2013年，北京动物园周边已有12家服装批发市场，建筑面积达35万平方米，摊位1.3万多个，从业人员超过4万人。“动批”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1998年，张新环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先是卖蔬菜水果，后在“动批”老天乐市场当起了导购。有一阵子卖唐装，生意特火，一天卖出好几千件。

　　“这样替别人吆喝，还不如自个儿干！”说干就干，她拿出全部积蓄，又借了点钱，租了一个4平方米的档口。

　　“咱家祖祖辈辈没人做生意，赔钱咋办？”老父亲担心。

　　“赔了，大不了我再去卖菜！”认准的事，张新环不回头。

　　那时候，张新环没少吃苦。冬天，大铁棚子里没暖气，冻得缩手缩脚；夏天，棚子里像蒸笼，汗直往下淌。档口小，坐的地方都没有，踩着细高跟鞋站一天，双脚到晚上总发胀。

　　苦是苦点，可钱没少挣。张新环记得清楚，那些年，靠着“动批”，几乎干啥都挣钱。不仅服装销路好，就连市场周边卖盒饭、矿泉水、茶叶蛋的，腰包都挣得鼓鼓的。

　　当年“动批”的人气有多旺？每天顾客在10万人左右，节假日单天最多达15万人。随之而兴的是围绕“动批”的仓储、运输、餐饮……最高峰时，“动批”一天流动人口近30万人。

　　北京动物园门口，原先有一座过街天桥。每逢节假日，到动物园游玩的、逛“动批”的，天桥上人流如织。因为担心人多把桥踩塌，后来干脆把天桥拆了。

　　丰富生活，繁荣经济，“动批”一度功不可没。然而，问题也接踵而至。人多、车多、货多，环境脏乱、交通拥堵、治安事件频发、消防隐患等问题，成了西城区乃至北京市的一块“心病”。有人给“动批”算过一笔账：“动批”年均创造经济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付的治安、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也不少。

　　“动批”成为当时北京“大城市病”的一个缩影：人口密度过大，交通拥堵不断加剧……

　　种种问题，在10年前的那个春天，有了答案。

　　2014年早春时节，2月25日至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

　　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看科学规划，在雨儿胡同谈民生改善，在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思环境治理，在首都博物馆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总书记一路看得仔细，问得深入。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举旗定向：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提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要求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部署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

　　“总书记的讲话，为首都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为破解核心区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西城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提出的要求，反思西城的工作，必须深刻思考哪些‘应该为’、怎样‘更有为’、哪些‘不该为’，使西城发展更加符合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定位。”

　　“这一次，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处理好进与退、留与疏、舍与得的关系，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哪些是非首都核心功能？”

　　“比如‘动批’这一类的区域性批发市场，占用资源多、劳动密集型，不符合首都‘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不符合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

　　…………

　　那段时间，会议、讨论、调研在北京市、在西城区密集展开、有序推进。围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了我们疏解‘动批’的底气。现在，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在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那间临时办公室里，指挥部的同志满怀信心。

　　“千难万难，我们一定要‘啃’下‘动批’疏解这块‘硬骨头’，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时任指挥部总指挥孙硕与副总指挥李玉庆为大家加油鼓劲。

　　“动批”疏解，按下了启动键。

“牵牛要牵牛鼻子”

　　疏解，说白了就是做减量。减量发展，这是西城区党员干部从未遇到过的新课题。

　　问题的答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学习使西城区党员干部思想认识得到提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以非首都功能疏解为突破，探索形成以“规模约束、功能优化、空间提升”为鲜明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正是时代赋予的使命和担当，“功成必定有我”。

　　疏解从哪里入手？

　　俗话说，“牵牛要牵牛鼻子”。市场，重点在“市”，而不在“场”有多大、楼有多高。有党员干部提出，“市”的关键在商户，不妨先从做商户工作入手。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2015年的春天到了。“动批”商户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

　　数辆吊装车、卡车聚集在四达大厦门口，吊臂高高抬起，伸向楼顶。“金开利德国际服装批发市场”12个大字的招牌被缓缓卸下。

　　不到一个月，“动批”的户外牌匾、标识、广告等全部被拆除，总面积达5000多平方米，相当于12个篮球场。

　　“‘动批’？外面牌子都没了，要关门了吧？”

　　“听说了吗？‘动批’的牌子都摘了！”远在广州、杭州等地的“动批”供货商也听到了风声。

　　整顿“僵尸车”、治理“黑物流”、取缔“地下旅馆”……多个部门联合，打出一套“组合拳”。

　　“动真格了！”商户们议论纷纷。

　　可真的动起来，难题一个接着一个。

　　市场疏解，涉及产权方、市场方和商户。有的是产权方把地租给市场方，市场方拿钱盖楼，然后把档口租给商户，商户又层层转租，多的倒手六七回。如此复杂的关系，如同一个又一个“扣”。

　　更难的是，产权单位中有央企、市属企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竟没有一栋楼的产权属于西城区。

　　“扣”该怎样解？从学习思考中找出路。

　　就在指挥部同志犯愁时，当年股权分置改革的思路触动了大家。那场改革，监管部门对2000多家上市公司没有提出唯一标准，而是采取了一司一策、综合统筹的方法，效果很不错。疏解工作能否借鉴这种办法，来个“一楼一策”？

　　一个创造性的举措就这样付诸实施。

　　万容天地市场原是北京建筑大学科贸楼二期项目，由学校提供土地，市场方出资建设。项目建成后，市场方享有20年使用权、经营权，20年后建筑物无偿归还学校。

　　疏解时，摆在北建大面前的有三个方案：一是学校筹措疏解资金，把整栋楼全部拿下；二是学校留两层楼，其余交给政府；三是整栋楼由西城区政府购买。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

　　方案一出，教职工中炸了锅：“什么？那栋楼盖了8年，刚经营3年，就要收回去。这下地没了，楼没了，钱也没了！”

　　“‘动批’疏解是北京市重点任务。学校筹措资金压力大，采用第三种方案，咱们经济上虽然有损失，但以后周边环境提升了，对学校发展大有好处。”从疏解政策讲到高校担当，从提升环境品质说到学校长远发展，学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摆事实、讲道理、议未来，大家的思想认识逐渐趋于一致。

　　于是，西城区政府在北京市支持下买下了那栋楼，市场疏解需要的资金问题迎刃而解——这，就是“产权换疏解”。

　　再说“拆”出来的金科广场。如今，这个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开放式广场，让高楼林立的金科新区有了透气的空间、舒展的天地。谁能想到，这个广场是“拆”出来的，这里原是众合市场与天和白马市场的一部分。市场拆除后，产权方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得到资金，市场的疏解得以推进。同时，指挥部通过协调，让产权方损失的面积在丰台区异地平移——这一招，叫“减量平移”。

　　干工作各有各法，贵在得法。8栋楼宇，12个市场，逐个推进。“产权换疏解”“减量平移”“政府引导基金”“税收推动”“股权收购”……“一楼一策”，解开一个个“扣”。

　　疏解，关键在人，找到起关键作用的人至关重要。

　　聚龙市场负责人高长敏就是一个关键人物——“有事找老高！”指挥部同志常挂在嘴边。

　　老高何许人？究竟有何能耐？

　　说起来，在聚龙市场之前，老高就“搬过两回家”。先是在北展西大馆，后是在华堂老聚龙市场，每回他都是二话不说，不计得失，带头挪地儿。老高还经营着“动批”一带最大的物流站，几乎没有商户不知道老高。

　　“老高，可找到你了！”一天，聚龙市场疏解组组长李云伟急匆匆跑进老高的办公室。

　　“别的事都好商量，这事可别打我主意。”听明来意，老高一边摆手，一边算起账：自己和聚龙产权方签了20年合同，刚开张没几年，又赶上疏解。这些年为了养市场，给商户这优惠那优惠，自己贴了不少老本，还没完全收回来。

　　老高嘴上没答应，心里却明白，私底下把北京新闻看了又看，脑海里不住翻腾：“动批”留不住了，疏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早疏解，早主动。往后去哪儿？干啥买卖好？

　　不久，李云伟和老高再次探讨起聚龙市场疏解的事儿。

　　“你想不想带头打个样儿？”李云伟问。

　　“谁都想做头一个，垫底儿有什么意思？我早想通了。”老高明确表态。

　　很快，老高主动做起了商户的工作。

　　有一些商户，自以为越闹，赔偿越多。老高挨个儿打电话，把这些人一一找来。

　　“老高，给钱吧！不给钱，我们就闹！”有人嚷嚷。

　　老高的脸色严肃起来：“你们要信得过我，该给的赔偿一分都不少。谁要是胡闹，我今儿把话撂这儿，甭说钱了，犯了法得先治罪……”

　　见那些商户低头不言语，老高又做起了思想工作：“现在的政策都很阳光，你们放心吧。”一来二去，大家渐渐打消了“闹”的念头。

　　功到自然成。2015年12月31日，聚龙市场平静闭市。

　　转眼到了2016年。这天，已担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李云伟又找上门来：“老高，疏解眼下推进得有点慢，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这事儿，得刨根！不刨根，绝对办不好！”老高语气不紧不慢。

　　“怎么个刨法？”

　　“清物流！”老高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进货、出货的地方，等于断了市场的“咽喉”。

　　一旁的人大吃一惊：老高这是要断自己的财路！

　　得知物流站要拆除，各个市场的老板轮番给老高打电话，劝他别干傻事，后来他干脆把手机关了。还有人出高价买物流站，老高也压根儿没动心。

　　“要算个人账，咱是损失了。但瞧瞧这大楼，多气派！人家一张桌子上收的钱，等于咱之前一年交的钱。”如今一走到这一片，老高总会禁不住感慨。“你们找我？上展览路榆树馆百姓生活服务中心。”除了这一摊子买卖，现在他还在内蒙古满洲里从事跨境电商监管服务。

　　2017年11月30日，随着东鼎服装批发市场完成“使命”，“动批”12个市场全部闭市。闭市那天，有的商户流泪了。指挥部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刘林也流泪了。大伙儿聚餐后，他忍不住哭了，“憋不住了。泪中有受过的委屈，也有完成任务后的喜悦。”

“干部的心里是装着咱们商户的”

　　2013年底，听说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成立了，当时在西城区委统战部工作的刘林立即报了名。

　　“这份差事吃力不讨好，别人躲都来不及，你干吗出这个风头？”不少人好心相劝。

　　“工作都是人干出来的，趁年轻，闯一闯呗！”那时，刘林刚三十出头。

　　刘林万万没想到，“苦头”在后面。

　　当时，刘林既担任指挥部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又是天和白马市场疏解组成员，和商户打交道最多。

　　“动批”疏解中，每周固定时间，指挥部、产权方、市场方、商户代表一起坐下来，开诚布公进行沟通。

　　那阵子，刘林最怕中午吃面条。单位食堂每周二中午吃面条，而天和白马市场的沟通会就排在每周二下午。吃了面条，他又要面对商户了。

　　商户中，刘林和八姐打交道最多，起初让刘林最发怵的也是她。

　　八姐是谁？

　　八姐，全名王凤惠，因在家中排行第八，许多人都叫她“八姐”。东北人，嗓门大，脾气火爆、爽直。她在“动批”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商户中人缘也不错。

　　正当八姐在天和白马市场买下档口、准备大干一场时，传来了“动批”疏解的消息。那时她还在外地，火急火燎地往北京赶，一大早就去了指挥部。

　　“市场关了，我们去哪儿？损失谁来赔？”八姐连珠炮似的发问。

　　“这里有两个合同关系，你们和市场，市场和产权方。你们的合同是和市场签的，只能用解除合同的办法来疏解……”刘林耐心地解释。

　　说着说着，刘林留意到八姐的眼睛又红又肿，赶忙换了话题：“你眼睛咋回事？”

　　八姐长叹一口气：“我愁得一宿没睡觉。”

　　“咱们不是千方百计想早点把赔偿拿到手吗？可要是把身体累垮了，那钱还有什么用？”刘林连忙劝八姐。

　　提到商户，指挥部的同志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动批’商户有的来的时候十八九岁，走的时候快四五十岁，青春和汗水都留在了这里。疏解，必须依法保护商户的合法权益，这是底线。”

　　他们一直尽可能为商户争取权益，保持与商户的沟通，安抚商户的情绪。“八姐，可一定不能冲动，有事咱们好商量！”刘林苦口婆心地做八姐工作，时不时给八姐打电话，一聊就是近一个小时。

　　“人家跟咱非亲非故，凭啥这么关心我，还不是为我好！”八姐渐渐转变了看法，“干部的心里是装着咱们商户的！”

　　也有些商户一时想不通。

　　一次，有几个人扯着嗓门喊：“不给我们解决问题，今儿没完！”

　　有人把空矿泉水瓶“嗖”地甩过来，正砸中刘林肩头。刘林只皱了一下眉，没有言语。

　　八姐的火噌地往上蹿，“啪”地一拍桌子，眼一瞪：“指挥部做这么多工作，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要回钱来嘛！人家帮你，你怎么回过头就翻脸！”后来，只要有商户冲刘林说出格的话，八姐当即就驳回去。

　　疏解最吃紧的时候，刘林得了亚急性甲状腺炎，反复发烧，吃着退烧药，每周二还是准时出现在沟通会的现场。刘林心里清楚，“看到指挥部这边换人，八姐他们就‘发毛’。”那段日子，他瘦了二三十斤。

　　其间，刘林还做了一次手术。“疏解正是节骨眼上，这耽误一天，损失多大啊！组织上把这事派给我，无论多难都要把活儿干利落。”躺在病床上，刘林左思右想，“明天就是周二了，八姐他们来了咋办？不行，我必须得去！”

　　第二天，刘林提前来到会议室，刚缓缓坐下，八姐就风风火火撞门进来。

　　“哎哟，几天不见，听说住院啦，啥病啊，装的吧！”八姐揶揄他。

　　“胆结石，这回吃药没顶住！”刘林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右手不由自主按住隐隐作痛的上腹部，小腿旁的引流管、引流袋晃悠了一下。

　　“妈呀，还真动刀了，就这还上班，你不要命了？”八姐很惊讶，话语中充满关切。

　　一场疏解，让刘林和八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至今仍时不时打电话聊天。这不，今年7月的一天，八姐又给刘林打来电话：“刘林，我要搬家了！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你以后有时间，就上那儿找我！”

　　八姐总说很感激刘林他们，“要不是小老弟苦口婆心开导我，就冲我这暴脾气，当初还不知道整出什么动静来！”

　　“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一条——将心比心。”疏解过程中，指挥部同志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并时时记着这4个字。

　　他们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西城区是“动批”商户的“娘家”。

　　“我们要像嫁闺女那样把‘动批’的商户‘嫁’出去。”

　　“迁走只是完成疏解的半个圆，让商户在外面立得住、活得好、有发展，疏解工作才算圆满。”

　　“动批”疏解后，人们欣喜地看到，在天津、河北的各个市场，忙碌着“动批”商户打拼的身影……

　　早在疏解之初，西城区就着手与天津、河北等地政府进行对接——天津西青区、河北石家庄长安区、河北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当地政府推荐合适的承接市场，指挥部多次组织大巴车送商户到这些地方实地察看。

　　那时候，指挥部负责相关工作的同志，每个月至少要跑三四次外地市场考察。既然是“嫁闺女”，就要为“闺女”争取更多的保障——到了新市场，租金减免多少？在当地生活，购房有没有优惠？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他们都得和当地一一谈好才放心。

　　后来，西城区相关负责同志还到承接“动批”商户的外地市场回访过，为的是亲眼看看商户在新市场的经营和生活情况。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时常有商户现场反映诉求，回访的同志也毫不含糊，“只要有可能，我们当场就给解决。”

　　刘林还代表指挥部参加过外地市场的订货会、开业仪式等活动。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代表北京、代表西城区，给疏解过去的商户鼓鼓劲。“娘家人”怎能不到场支持？

　　天津王兰庄温州国际商贸城、河北沧州明珠商贸城、河北永清云裳小镇……乘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一个个市场在北京周边“拔节生长”，成了“动批”商户们的落脚点。

沙荒地“长”出时尚小镇

　　区域内，一个地方的疏解，有时需另一个地方的承接。这是大局意识，也是协同发展。

　　有眼光的企业家和具有大局意识的河北部分干部，捕捉到了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想不到吧？10年前，这里还是一大片沙荒地！”一见面，云裳小镇总裁赵晓东卖起了关子。

　　与其他承接“动批”商户的市场不同，云裳小镇是全新打造，从一片沙荒地里“长”出来的，是疏解非首都功能首批重点承接项目。

　　从北京丰台区大红门出发，沿京台高速驱车约40分钟，从临空（永清）出口下高速，向西一转，一大片时尚的波浪形建筑群映入眼帘——位于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的云裳小镇到了！

　　如今，作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小镇，哪儿还有一点沙荒地的影子？面料区、辅料区、高级定制工作室、打版工作室、设计师工作室、展示中心、创研空间、电商中心、云裳国际服装城……走在小镇宽阔整洁的街道上，一个个区域划分清晰，一间间店铺令人目不暇接，繁忙的物流、车流、人流交织成小镇的热闹景象。

　　那是2014年，看到北京新闻，在北京大红门经营了20多年服装市场的浙江温州人卢坚胜，脑海中立即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有大量的服装市场、商户、工厂会被疏解，得赶紧在其他地方寻摸一块地，建一个大项目给承接住！

　　中等个儿，平头，一身浅色运动装，时尚得体，卢坚胜五十开外，看上去很是精神。多年做服装生意的他，还当上了京津冀服装行业委员会会长。

　　“有个好项目，要不要一起干？”卢坚胜立马想到了自己的发小、人大硕士毕业的赵晓东。一次聚会，他开门见山问对方。

　　“老话说衣食住行，服装可是刚需！”尽管从来没接触过服装行业，尽管当时在西北地区还有房地产项目，赵晓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说干就干！卢坚胜和赵晓东等人马不停蹄地考察了20多个地方，把环首都可承接服装行业的点位看了个遍。

　　当时，云裳小镇所在的这一片是沙荒地，稀稀拉拉种着一些蔬菜，周边人烟稀少。

　　摊开地图：永清距北京60公里，离天津60公里，毗邻规划中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京台高速贯穿全境。

　　就这儿了！2015年，卢坚胜和几个温州老乡联合成立一家公司，投资建设云裳小镇。永清县委县政府和他们形成共识：这不只是北京服装业一次地理的“迁徙”，更要以疏解为契机，对服装业态进行升级。

　　雄心勃勃的卢坚胜，请来专业团队做规划设计。一行人接连到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考察。

　　“只有商业肯定不够，这么多人过来后，还要吃住、生活。”

　　“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特色小镇，主打创新、创意、创业，有生态、生产、生活，既宜居又宜业还宜游。”

　　“李白有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咱们这个项目就叫‘云裳小镇’如何？多有诗意！”

　　在当地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支持下，卢坚胜的团队没日没夜连轴干。征地、拆迁、修路、建配套设施、招商……小镇一天天“长”了出来。

　　两年后，云裳小镇投入运营。近3800家服装商贸企业和商户先后来到这里，其中就有不少“动批”商户。

　　如今，云裳小镇已经打造出从面辅料采购到服装研发设计、个性定制，再到展示、交流、交易的全产业链时尚平台。

　　“这里服装上下游全打通了，非常方便！”小镇上，还有将工作室从北京798艺术区搬来的年轻设计师。小镇离北京近，可及时了解行业信息，且面辅料齐全、产业链完善，成本却比北京低不少。这对不少年轻设计师来说很有吸引力。

　　短短几年间，包括“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在内的200多名服装设计师进驻云裳小镇，培育了130余个品牌，一些品牌在业内很有名气。这，也是让卢坚胜、赵晓东最为自豪的——现在的云裳小镇有一支颇具实力的服装设计师队伍。

　　作为“中国国际时装周”的合作伙伴，近年来，小镇已多次成功承办“中国时装技术奖（金剪奖）”赛事活动。

　　“这是疏解带来的发展机遇。”卢坚胜说。

　　2023年，云裳小镇从“国家纺织服装创意设计试点园区”升级为“示范园区”。

　　“只有夕阳的技术，没有夕阳的产业！”赵晓东笃信这句话，“坚持创意发展这条路，我们走对了！”

　　“他们服务很贴心，让大家找到家的感觉！”对云裳小镇充满期待的，还有包括张新环在内的商户。

　　张新环口中的“他们”，是云裳国际服装城负责人卓彩锋等人。张新环忘不了，她第一次尝试直播带货就爆了单，直播间里近1000人下单，卖出近2000件衣服。

　　她一下傻了眼：这么多单子，她连电脑都不会用，一个人怎么发货？情急之下，她向卓彩锋“求助”。接到电话，卓彩锋二话不说，赶紧联系快递公司，又找了一个临街店面，和五六个市场管理人员一起配货、出单、打包，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钟。张新环又接着收拾，忙到深夜一两点。

　　85后卓彩锋，年纪轻轻，却已在服装行业打拼多年。他从部队退役后来到北京，替亲戚打理专营羽绒服毛领的市场。

　　疏解后，他和商户一起来到永清，负责服装城管理。从管理面辅料市场到管理服装市场，各行有各行的门道。个别商户把积压货挂在那儿充当应季货，他愣是看不出来。

　　卓彩锋一头扎进市场。渐渐地，他对流行趋势、服饰搭配有了独到眼光。

　　“你把拉链换成纽扣试试？”

　　“这个花边的位置稍微往下移一移，会不会更好？”

　　“你把货品位置调一下，把新品亮出来。”

　　每天，卓彩锋不停地在市场里边走边看，尤其关注商户们的经营状况，不时给他们提建议、出主意。“每天至少走2万步，有问题马上解决。”卓彩锋扬了扬手机，“大楼一共6层，每一层都有微信群。还有服装产业对接群，县主要领导也在群里，商户的需求件件都有回音。大家真心希望商户能留得住、发展得好！”

　　“美美这些年没少给我传授经验，她是个实在人！”走到“淘金屋”前，卓彩锋停下脚步，朝里张望。“美美”是张新环的小名，市场里的人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她。

　　“我那些不算啥，卓总才帮了我大忙！”听到卓彩锋夸自己，张新环停下手里的活儿，笑着迎上来，身上穿的是自家刚上市的新中式马甲，显得很时尚。

　　原来，张新环的二女儿在北京通州区一所学校上学。刚来永清时，每天她都要赶回通州家中，第二天一早再奔过来，时间一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得知张新环的烦心事，卓彩锋记在了心上，三番五次去协调，终于在当年9月将孩子转学到永清一所学校就读。孩子跟在自己身边，张新环的心终于踏实了。

　　服装城里，张新环的店面有40平方米，货品展示齐全。一条马路之隔的家中，她养的花儿开得正艳，大鱼缸里鱼儿自在地游来游去。“原先在北京，挣得多，但开销也大。现在，开销少了，也有工夫养花养鱼了。”张新环笑声爽朗。

　　张新环是个闲不住的人。早市打烊后，下午，她还要忙着去打版，上工厂看看——店里的衣服九成都是自家工厂生产，要在朋友圈发新货的图片，给客户配货、发快递……圆通快递北方总部就在永清，发小件一单两三块钱，近的地方，今天发货，明天就能送到客户手上。

　　“霞姐，新上的货品不错！”从张新环的“淘金屋”出来，没几步，卓彩锋就走到了“霞姐服饰”店铺前，朝店主热情地打着招呼。

　　“都是我自己搭配的！”顺着声音瞧去，齐耳拉直短发，牛仔裤配小白鞋，一个打扮时尚的女子出现在眼前——她就是霞姐，“动批”老商户、安徽人任翠霞。与其他开放式店面不一样，她家的店面别出心裁地设计成半开放式，转角处还拉着纱帘。霞姐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增加点私密感，顾客试衣服方便！”

　　“动批”疏解后，一些商户辗转了几个市场，一时不知道去哪儿好。霞姐平日里很有主见，大家都想听听她的意见。

　　“组团去云裳小镇”微信群里，霞姐连发了几条信息：“我觉得永清挺好，离北京近，交通方便。”“做生意最讲究地段。”

　　“霞姐说得有道理！”“一起去，谈个团购价！”群里赞同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有200多人和她一起来到云裳小镇。凭北京的营业执照，他们都被免了3年租金。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的霞姐，喜欢研究穿搭，从自己的“这一身”到顾客的“那一身”，她都时常琢磨。“店里卖的衣服都是我搭配好的，顾客买回去特别省心！”她相信自己的眼光。

　　19岁，霞姐就到了北京。“动批”疏解时，她舍不得离开。现在到永清6年了，越来越习惯。她打定主意还要干下去：“盼着精品楼早点建成，周边交通越来越好。服装这一行我没做够，还想接着做！”

　　继续南下150公里，河北沧州明珠商贸城。一大早，前来拿货的客户已经赶来，曾经的“动批”商户们忙着配货、打包、发快递。当初，得知“动批”要疏解的消息，沧州东塑集团负责人于桂亭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个大好机会，一定得千方百计接住！集团立即赴北京招商。一辆辆大巴车载着商户来沧州考察。年近七旬的于桂亭亲自接待，最多一天见了1000多人。一些商户还被邀请到他家里做客，大家感受到满满的诚意。当然，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优惠。

　　“北京疏解的，正是我们需要的。”沧州人这样说，“对于沧州来说，这是一笔财富。”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沧州市政府积极和北京西城区政府对接，签订了合作协议。沧州市不断完善商贸城周边的交通、学校等配套，“接纳”北京来的商户。

　　曾经的“动批”商户，纷纷走向新的生活……而在北京，他们心里惦记的“动批”，也已“脱胎换骨”。

“动批”向新而生

　　今年6月24日，一则消息快速在北京西城区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传开：位于园区的奇安信集团参与申报的“超大规模多领域融合联邦靶场（鹏城网络靶场）关键技术及系统”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本年度网络攻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也是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入驻企业第一次获此殊荣。

　　那天一大早，和往常一样，李坤跟随上班的人群出地铁、进大楼、上电梯，来到位于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B座6层的办公区。他的思绪闪回到多年前的那个午后——

　　那一年，他在北京读大学，国庆节假期慕名来逛“动批”。走进金开利德，市场里到处都是人。没逛多久，他便头昏脑涨，赶紧挑了几件衣服，“逃”了出去。

　　如今再次来到这里，李坤的身份已是神州数科的一名员工。整座楼，也华丽转身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标志性楼宇——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开阔的公共空间，整洁的办公区域，随处可见的绿植透着盎然生机；入驻的企业也很“高大上”——多家企业聚焦金融科技，其中不乏行业龙头企业，也有正在孵化的小企业。

　　时光回到2017年年底。“动批”疏解完成后，关于“动批”地区的发展前景，西城区规划了几个方案，最终确定为金融科技方向。“入驻的企业一定要符合这一定位，做产业聚集，而不是简单的租房子。”大家意见明确。

　　打开地图可以发现，“动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往东南3公里是西城区金融街，往北5公里是海淀区中关村，可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对接。这一产业方向，正符合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

　　这当中，两个时间点尤为关键：2018年5月，西城区政府在北京金融街论坛上正式发布，启动建设北京金融科技与专业服务创新示范区；一年后，经国务院批准，该示范区正式升级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

　　“动批”区域，正是金科新区的核心区。

　　说起企业落户金科新区的故事，神州数科相关负责人马洪杰直言：“这是一场政府和企业的双向奔赴！”

　　金科新区的定位明确后，西城区负责同志来到国内金融科技领头企业神州信息开展深入调研。企业的金融科技战略、自主研发的分布式应用产品及解决方案、智能银行解决方案等，让他们产生极大兴趣——这，不正是金科新区所需要的吗？

　　2020年，神州信息旗下神州数科作为首批企业入驻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正式成为金科新区的一员。

　　“这里离金融街、成方街非常近，一旦客户有需求，我们的员工很快就能回应，不仅拉近了我们和客户之间的物理距离，也拉近了心理距离。”马洪杰深有感触，“入驻金科新区，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强化‘金融科技’的战略定位，深化市场定位和行业标签。”

　　“金科十条1.0”“金科十条2.0”……随着金科新区相关政策的出台及持续升级，神州数科在房租、税收、项目等方面获得扶持。“这为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马洪杰笃定地说。

　　2022年，神州数科又将企业最核心的研发机构之一——新动力数字金融研究院设立在这里，陆续研发出“未来银行架构ModelB@nk5.0”“九天揽月云原生金融平台”等多个金融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

　　今年5月的一天，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十层。可容纳约200人的星汉报告厅座无虚席，高高的天花板上射灯闪烁，如星汉璀璨。由神州信息与北京立言金融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的“2024数云原力大会·新动力数字金融论坛”正在举行。会议当天，共邀请到20多位重磅嘉宾、100多家银行线下参会，吸引了500多万人次在线观看。

　　“‘朋友圈’扩大的背后，离不开金科新区的‘暖心支持’！”马洪杰笑言。

　　“这里是员工食堂”“这是健身房”“理发室”“洗衣房”“医疗室”……走进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大楼，副总裁杨洪鹏兴致勃勃地讲起企业落户金科新区背后的故事，“原先，这些地方都是一个个挤挤挨挨的服装档口。我们重新设计后，空间一下子豁亮了。”

　　谁能想象，这里原先是“动批”万容天地市场。唯有几部上上下下的大滚梯，还依稀可见当年服装批发市场的模样。

　　万容天地市场疏解后，经过反复协商，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以楼的产权作价入股奇安信集团。

　　“投资企业就是投资未来！我们要为有梦想的企业搭舞台！”西城区领导的态度很明确。

　　“地处核心区，员工们上下班更方便了；作为一家互联网安全服务供应商，我们离金融机构等目标客户更近了，沟通、响应更加及时；自家有这样一栋楼，贷款也有了优势……”杨洪鹏一项项数着“安家”金科新区给企业带来的红利。

　　对于西城区来说，更需要有这些科技企业来此扎根、开枝散叶，培养产业氛围，促进经济增长。

　　立足金科新区，奇安信进一步担当起我国新一代网络安全领军者的角色——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奇安信网络安全保障团队创造了奥运会网络安全“零事故”的世界纪录。如今，奇安信已是互联网行业颇有名气的企业。

　　初次来到金科新区的人们，有两处必打卡之地。

　　一处，是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二层的平台。站在平台上，脚下，是繁忙的北京动物园公交枢纽。对面，今年年初刚完成改造的“北京金融科技中心”大楼矗立在蓝天下，“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几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栋从外到内焕然一新的甲级写字楼，原是“动批”世纪天乐市场。大楼旁边，是金科广场；再往西，是北矿金融科技大厦……高品质楼宇和街区环境尽收眼中。

　　还有那些“看不见”的：这些楼宇中，有专注于应用系统的开发与服务、网络支付清算、生活缴费、数据分析、大模型应用等领域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有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标准创制、安全合规、资金支付等方面提供支撑的专业服务机构，有提供专业化行业解决方案的“独角兽”或潜在“独角兽”企业……

　　身后，楼内十层星汉报告厅里，一场场高规格的盛会轮番举行。2023年11月，与2023金融街论坛年会同期举办的第三届全球金融科技大会正是在这里举行的：论坛、闭门会、大赛、展览等20场活动精彩纷呈，来自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位重量级嘉宾出席并发表演讲或参与讨论，现场37项重磅成果发布……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7月里，活动也是一个接一个。

　　另一处必打卡之地，是位于楼内二层的那条150米长的“星河长廊”。长廊尽头，一处名为“白泽迎溯”的创意雕塑，吸引着人们的目光：1000个密密麻麻叠放的衣架和2000个焊点，是向曾经在这栋楼中打拼过、奋斗过的3000余家“动批”商户致敬；整体勾勒出的中国古代神话瑞兽“白泽”造型，寓意着未来，这里将吸引更多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的加盟。

　　站在雕塑旁回望长廊，但见一长排窗口如一卷展开的长长的胶片，留存一帧帧时光的画面——

　　在过去的10年间，经过区域性批发市场腾退、城市更新、产业升级三者统筹推进，“动批”书写了壮士断腕、涅槃重生的华章；如今，国内第一个以金融科技为主产业的示范区，第一个探索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机制的园区，唯一一个被国务院确定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正吸引着世界的目光，演绎着精彩的“大戏”。

　　常有国内企业和外国商团到这里考察参观。每次，这里都有新变化。前不久，又有考察团慕名而来。面对客人，工作人员自豪地说出一连串数字：“根据最新统计，金科新区新引入金融科技企业和专业服务机构182家，注册资本金超过1100亿元，2023年形成三级税收近20亿元，是‘动批’疏解前的20多倍……”

　　一缕阳光吸引人们将目光投向远方。楼外开阔地带，一根高高的立柱上，6个大字格外醒目——“时代向新而生”。

　　不知是谁脱口而出：“阳光为新而歌。”